

英雄人物时代楷模丛书

石磊◎主编

张秉贵 的故事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雄人物/石磊主编.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6. 10

ISBN 7 - 80208 - 438 - 5

I. 英... II. 石... III. 英雄模范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4074 号

英雄人物，时代楷模丛书

书 名：张秉贵的故事

主 编：石 磊

责任编辑：渐 江

封面设计：睿点书装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 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787 × 1092 1/32

印 数：1 - 5000

印 张：108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定 价：648.00 元

书 号：ISBN 7 - 80208 - 438 - 5

前 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长期英勇奋斗的结果。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无数的革命先烈、无数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奉献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他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革命斗志和英雄气概，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当今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仍需要这种强大的革命精神，把人们感奋起来，凝聚起来，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学习、奋发向上。

目 录

迈进栏柜	1
师 兄 弟	8
爆竹声中一岁除	16
卖 油	22
铁蹄之下	27
结婚前后	33
禁 卖 日	38
虎去狼来	44
黎明前的黑暗	49
站起来了	55
“铁打的栏柜，流水的伙计”	62
劳资协商	66
新 起 点	72
先进好当吗？	77
莺 迁	82
标 兵	86



迈进栏柜

一九三六年八月，伏天的北平又闷又热，没有一丝儿风。马路两旁的宫槐叶片一动不动，商店门前的高大幌旗也是一动不动。令人窒息的空气，与走在东单牌楼街头的张秉贵的开朗心情很不协调。

张秉贵少年英俊，身穿崭新的月白细布长衫，头戴巴拿马式草帽，脚下白线袜、鹿皮底圆口便鞋，走起来精神、潇洒。这是当时中产阶级的打扮，张秉贵是平生第一次，因为他今天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他希望有人注意自己，但路人行色匆匆，各自奔波，没有人理会他。他并不介意，而且蛮有兴趣地观察街上的各色人物，有光膀子拉排子车的，有穿着带号码的坎肩拉洋车的，有肩挑小贩，也有闲游散逛的，有穿着长裙剪着短发的女学生，也有口衔雪茄手拿文明棍的绅士，间或还有西服革履的西洋人、和服木屐的东洋人。平时，他并不关心这些，今天不同了。他想自己将要和他们打交道，因为谁都可以成为顾客。此刻，他还留意观察着马路两旁的商店：粮食店、油盐店、百货店、鞋店、洋服店、绸缎庄、颜料庄、煤油庄、烟铺、肉铺、盒子铺、二荤铺、茶叶铺、古玩铺、花边行、五金行、汽车行，拍卖行，还有面包房、



· 张秉贵的故事 ·

英雄人物，
时代楷模丛书

洋药房和从门面上看不出卖什么的洋行。东单一带，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一个典型地区。但当时的张秉贵还不能做出这样的分析，他只知道这些店铺都是做买卖的，而自己也将要迈进柜台学做买卖了。

走在张秉贵前面的是他的介绍人周月卿——一家烟卷公司的跑外，穿一件夏布长衫，手拿一把竹骨白纸折扇，他们走过新开路，周月卿忽然收住脚步对张秉贵说：快到了。两人都擦擦汗、整整衣领，又继续向北走去。

周月卿领着张秉贵走进了坐落在西总部胡同西口外的一家商店德昌厚。

这是一家经营煤油纸烟和洋广杂货的综合性商店，临街三间门面，一字柜台。门上高悬黑漆金字牌匾，门外支起遮阳挡雨的帆布檐帐，下面整齐地摆放着商品，一卷卷凉席，戳在特制的木架上；一摞摞肥皂，码成塔式的花朵。店堂里高大的玻璃货架和擦拭锃亮的玻璃货柜里陈列着五光十色的香烟和化妆品、搪瓷品、时髦的针织品。店堂里刺鼻的煤油味，和这一切似乎不怎么协调。

周月卿迈进店门，收起折扇，向站在柜台前的了事掌柜王雨田抱拳拱手：“辛苦您哪，王掌柜的！”“您早儿？”对方也很客气。周月卿回头一指张秉贵：“我上次说的那个徒弟今儿个给您领来啦，您多多照应！”张秉贵一时不知道该作揖还是该鞠躬，只是很不自然地笑笑站在那里没动。王雨田上下打量了一眼说：“好，好，今儿个正好掌柜的没出门，您请柜房坐吧！”说着前边带路，把二位领向柜房。

德昌厚的店堂进深三间，柜房在最后边。房间不大，



放下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和一张床铺，就没有多少空间了。资本家于子寿既是东家又是掌柜，这间柜房是他办理柜事的地方，也是他的起居室。

于子寿听得王雨田招呼，便迎了出来。

“周兄来啦，请屋里坐！”两人略作谦让，周月卿和于子寿一前一后走进柜房。王雨田向张秉贵努努嘴低声说：“进去吧！”然后转身到前柜去了。

于子寿和周月卿分宾主坐下。有个小学徒进来斟上茶就退出去了。张秉贵见这个学徒一身短打扮，油脂麻花，不觉一愣。他是学徒吗？怎么穿得这么脏！不是说都得穿长袍短褂吗？但他没有功夫细想这些。自己现在是进考场。他在介绍人身旁垂手站立，眼睛紧盯着可以决定他的命运的于子寿。这位掌柜的身材魁梧，穿着雪白的杭纺裤褂，半敞着怀，露出腰间的丝绦，大腹便便，面色红润，眉宇间透出精明和威严。

柜房里也很闷热，于子寿和周月卿各自挥扇。两人寒暄几句使人正题。

“这是我给您送来的小徒弟。”周月卿转脸对张秉贵说：“见过掌柜的！”张秉贵赶紧上前一步摘下草帽，鞠了个大躬。

“他哥哥是明兴煤油烟卷行的伙计，和我多年至交，没有说的。这个年轻人机灵、听话、靠得住。要不是知根知底，我也不敢给您举荐。”张秉贵听周月卿这番话，心里很感激。他看到于子寿手中的纸烟快尽了，马上去递烟，于掌柜一挥手说：“不用”，随手自己取出一支烟，在桌上敲了两下，把烟头接上去继续抽着，并且从头到脚打量着



· 张秉贵的故事 ·

张秉贵。片刻才喷出一口烟雾，慢悠悠地问道：“你今年多大啦！”

“十七，属马的。”

“上过学吗？”

“上过两年多私塾，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弟子规、六言杂字！刚念四书就转到了平民学校。念了两年多常识、国语、算术。十二岁就学徒了。”

“学什么来着！”

“学过织地毯和织布，三次都没呆住。”

“怎么！让人家给散啦？”

“不是。地毯厂关门了。织布厂一年有半年没活干，我怕失业，所以……”

“你怎么想学买卖啦？”于子寿打断了他的答话，眼光逼人。张秉贵不敢对视，但他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大哥是学买卖的。学买卖比耍手艺好，不失业。”

“那倒是！”于子寿颇有几分得意地点点头，转而对周月卿说：“在我这里只要好好干就失不了业。你说是嘛？”周月卿连忙接过话茬对张秉贵说：“还不谢掌柜的赏饭吃！”

张秉贵又鞠了个躬说：“我一定好好干！”

于子寿说：“你念过书，写个名字我看看。”在门外听着的小徒弟马上取过纸笔墨砚。张秉贵有点紧张。几年不拿笔。手都生疏了，但他还是站在桌边恭楷地写好自己的名字，双手递给于子寿。纸上竟落上了一颗豆大的汗珠。

于子寿点点头说“明天来吧！”然后又像自言自语：这个岁数还行，再大就不好使唤了。



张秉贵如释重负。他听得于子寿对周月卿说：“明几个秉贵搬铺盖来，您就不必陪他了。”

“那就多谢谢您啦！这个年轻人挺实在，不周到的地方，您就多劳神指拨着点。不好好干我找他哥哥去！”。

“这您放心。只要好好干，用谁都是用。”他手抚茶杯，站起身来送客了。

走出店堂，张秉贵觉得衣服不大舒展，才发现汗水已经把小褂和长衫都贴在脊梁上了。

张秉贵满怀兴奋地步行回家，二十几里路一点也不觉得远。进村天已过午，远远望见妈妈站在门口等他，立刻触动了童年的记忆。

七岁，进私塾念书的头一天，妈妈就是这样等他的。八岁开始，隔长不短地去“打执事”，挣点零钱补贴家用，每次都得过午才能回家，妈妈也总是这样等他的。

“十年消息上心来”。八岁那年，他跟着本村的穷人去打执事——给婚丧嫁娶的人家当仪仗队。有的打着旗、锣、伞、扇，有的扛着“肃静”“回避”牌，有的举着牛角灯或者金瓜钺斧朝天镫之类。早上，天麻麻亮，妈妈就喊醒秉贵，让他早一点去，以免人家发完了执事。家里没有饭，妈妈就给他个贴饼子揣在怀里上路。八岁的秉贵，穿不得成人的号衣，只好在腰间系一条带子把褂子折起一截才能勉强走路。这次喜轿从东乐园出村，八抬大轿改成了四抬“大顺杆”，一溜小跑，秉贵个子小、号衣长，他把举着的金瓜扛在肩上跟着跑，仍然追不上。一位好心的大叔替他拿了“执事”，空跑紧跟，直到西乐园村口整队时才还给他。“亮轿”了，人们坐下休息“打尖”，张秉贵往怀里一



· 张秉贵的故事 ·

英雄人物，
时代楷模丛书

摸，贴饼子不见了，大概是在路上摆弄号衣的时候丢掉的。他一声不言语，勒勒裤带，默默地蹲在一边。别人见他没吃东西想分点给他。他说“我早上吃过饭了。”他挨着饿打起执事硬挺下来。把执事送回杠房，赶紧往家跑。一进村口便看见妈妈在门前等他。“天都过晌了，你只吃了一个饼子，饿了吧？”张秉贵嗫嚅地说：“饼子丢了。”说着把刚挣下的一吊钱（十枚铜元）如数交给妈妈。妈妈听了，一面心疼地掉泪，一面急忙抱柴火给儿子做饭。

这件事深深地刻在张秉贵的记忆里。他想，以后一定要带回让妈妈高兴的消息来。但是，头一次出门学徒，从地毯厂带回来的是失业的消息。第二次出门学织布，赶上作坊失火，又带回了失业的消息，而且连自己的行李都没有抢出来。妈妈都是含着眼泪听他诉说的。而今天，张秉贵真的带回了好消息：从明儿个起我就是东单牌楼德昌厚的徒弟了。

饭后，张秉贵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妈妈在一旁看着，回忆着往事。前几次出门，都是她替儿子拆洗缝补，收拾行李的，虽然尽量拿出家里最好的衣服被褥，也没有一件像点样的。这次，她没有动手，儿子的全身打扮和全副铺盖都是用他自己织布挣的工钱置办的。不容易呵！

妈妈最清楚，秉贵从小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总是穿哥哥们剩下来的。上私塾的时候，是借了件大褂穿着去见先生的。到地毯厂学徒，穿的是旧衣服，干了一年多，失业回来，衣服穿烂了，身上却留下了挨打的血印和疤痕。后来儿子学会了织布，仍然穿着破衣短衫。那时手艺人只能挣到微薄的工钱，他便想学买卖改变现状。听哥哥说，



市面上最讲究衣帽取人，进商店学徒也必须穿长衫，于是省吃俭用，积攒了一年多，才置办齐备。“人配衣着马配鞍”，秉贵今天一身新装显得格外精神。妈妈欣赏儿子的志气：到底从手艺地升到买卖地了。

哥哥是幸运的，虽然也受过苦、受过气，可现在已经当上伙计了。看来，学买卖是比学手艺强。如今，秉贵改行学徒，将会像他哥哥那样一去又得三年。妈妈既是惜别，又抱着很大希望。



师兄弟

“扑通——”一声，张秉贵连人带铺盖从二尺栏柜上滚落，掉在柜堂里了事掌柜王雨田的铺位旁边。张秉贵睁开睡眼，朦朦胧胧，听得挂钟正好敲响两点。他只觉得额头有些疼痛，大概是刚才撞在王雨田的床板上。王雨田醒了，厉声呵斥：“谁？睡觉还不老实！”转脸又睡了。

师兄们醒了，但没人出声，有的只是轻轻地叹口气。挨肩师兄姚德才听到了，不敢开灯，摸着黑过来，就着天窗上射进来路灯的微光，帮助张秉贵把铺盖重新弄好，并且把他扶上栏柜，轻声嘱咐说：“睡吧，最好别翻身，惯了就好了。”

德昌厚铺规很严，伙计徒弟平日不准回家，一律住在店里。但店里并没有宿舍，除了掌柜于子寿之外，二十来个人晚上都在柜堂里临时搭床睡觉，连柜台上也得睡人。张秉贵今天高高兴兴进店，了事掌柜只冷冷地点点头，让他把行李放到门板后边的铺盖垛上去。晚上，他跟着师兄们忙活搭床，各就各位。自己呢？刚来，自然没有床板，只好和另一位师兄一样睡在栏柜上。

柜台宽不过二尺。平躺还可以，翻身就得格外小心。临睡前师兄还嘱咐过，但他头一天上工，既紧张，又劳累，躺下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他梦见自己从山下使劲往上



爬，刚到山头，又突然掉进深谷。此刻，他重新躺下，却睡意全消。回想起在地毯厂学徒时是睡在毛线包上，在织布厂学徒时是睡在小阁楼上，如今好容易从手艺地到了买卖地，没想到仍然没有床睡觉。莫非真的是“方般皆有命，半点不由人”？刚才的噩梦会不会是个不祥之兆？他不愿意相信命运，努力排除着幻想破灭的隐忧，自我安慰地想：大概师兄说得对，惯了就好了。

不知什么时候入睡的，被师兄推醒已经五点多钟了。他连忙起身，麻利地卷起铺盖，便跟着干起活来。首先打扫门外。伙计们陆续起床后便洒扫店堂。有人擦拭货柜货架、陈列商品，有人到门外支帐子、摆货摊，各司其事，井井有条。张秉贵主动打个下手，又机灵，又听话，上下都有了好印象。不几天，他就被派了差事：接替师兄姚德才伺候掌柜的。

伺候掌柜的，这是表现在旧式商店中的封建家长制残余。在“师徒如父子”的纱幕下，学徒被剥夺了人身尊严，成为变相的奴仆。学徒不但必须伺候掌柜的，而且要伺候伙计，师弟还得伺候师兄。所以有人编了顺口溜“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干不完的活，受不尽的气。”各店做法，大同小异，一般情况是店越小越苛刻。

于子寿伺候人出身，开小绒线铺起家，雇佣学徒由少到多，后来请王雨田当了事掌柜管理日常业务，他便住在这个小天地里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当时能够进柜房伺候他的，还是被选出来的聪明能干的徒弟。

早晨，于子寿比别人起床晚。张秉贵在店堂里外忙活，还得随时听着柜房的动静。于子寿一起床，就得赶快进去



·张秉贵的故事·

英雄人物，
时代楷模丛书

问一声：“掌柜您起来啦！”接着是倒夜壶，叠被褥，打漱口水，洗脸水，扫地，擦拭桌椅，收拾房间，然后给掌柜的沏好茶，问问还有没有别的事，才能再到店堂里去干活，还得留心听候掌柜召唤。白天，于掌柜不在店时，张秉贵就站在店门口。看到顾客走近就把玻璃门拉开。掌柜的出进，也得同样拉门问好。于子寿出门骑自行车，擦车便成了张秉贵的差事。每根辐条都得保持新的一样。于子寿喜欢养鸟，张秉贵就得按时喂食喂水、打扫鸟粪。除此以外，于子寿还有一项独特的要求——捶腿。

于掌柜很难伺候。师兄把各项“规矩”都详细地讲过了，唯独没有讲捶腿的事。晚上，张秉贵按照师兄教给的程序，替掌柜的铺好床、打了洗脚水，直到掌柜的躺下眯起眼睛听收音机了，他才轻手轻脚地退出柜房，和大家一起搭床准备睡觉。他暗自庆幸头一天没出纰漏，忽然听到于子寿高声招呼：“秉贵！搭完铺到这儿来给我捶腿。”“哎！”他答应着，却没有听懂，便问师兄：“什么？”师兄显出抱歉的神情：“捶腿！我没对你说。掌柜的太缺德，累一天还不让睡觉，光管他自己舒服，不管咱们死活。我原想你比我大两岁，他要是不好意思叫你捶也许就算啦，不想……”师兄摇摇头不言语了。

张秉贵忙完了搭床的活，回到柜房，已经十二点多了。于子寿说：“我的腿有毛病，捶捶好受点，使劲要均匀，你师兄就捶得不错。”张秉贵没吱声，站在床边捶起来。这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评书《聊斋》，张秉贵一边捶一边还能听几句，不一会儿就模糊了。过度的疲劳促使他几次想结束捶腿，但不敢开口，后来终于用婉转的口气试探



着问：“再捶一会儿吗？”“怎么？不愿意捶啦？”“不是。”张秉贵只好接着捶。又捶了一阵，见于子寿躺着不动了，他便放慢一些、再慢一些，不由地打起盹来。忽然，于子寿撩开被窝，一脚向他端来：“捶呀！”“暖，捶着哪！”张秉贵被惊醒，他忍着气答应着，拳头上加重了分量，作为报复。不料于子寿却夸奖说：“好，好，就这样，劲大点舒服。”张秉贵暗自叫苦，直捶到一点多钟电台节目结束以后才算拉倒。从柜房出来，汗水已把棉袄浸湿了。

伺候掌柜的是被迫的，学买卖是自愿的。只要有一点机会，张秉贵总是钻头觅缝地学商品知识和售货技术。师兄们教他认货：这是三角牌毛巾、墨菊牌袜子，那是狮子牙粉、黑人牙膏、白玉霜香皂、双妹牌花露水。还教他辨认胶鞋的尺码、记住几十种香烟的牌号。他发现商品的商标背面或包装的不显眼处写有一两个字，打听是什么意思，师兄告诉他这是标价的暗码，以前一般商店都用“由中人工大天主井羊非”以各个字出头的数目代表从一到十的数字，德昌厚还有自己专用的暗码从一到十是“协祥从地起，德福自天来”，即使是同行也就很难识别了。晚上，营业不忙时，师兄们便做些准备工作，最麻烦的是“绕线”，就是把批购来的棉线化整为零，每码分五支，每支分五小股，每股再分为四小络，每络线只有三丈左右。张秉贵学过织布，绕起线来十分熟练，不料也惹出了麻烦。

一位老太太把两络线扔在柜台上，气冲冲地说：“你们看看，有这么做买卖的吗！一络短一度多，一络是‘瞎线’，怎么也解不开。师兄满脸陪笑接过线来说：“您消消气，这是刚来的师弟绕的，您多担待着点，累您跑了一趟，



· 张秉贵的故事 ·

实在过意不去，我给您换两绺。”说着取出两绺线，解开比量一下，挽好扣双手递过去。顾客走后，师兄把退回的线给张秉贵看，告诉他：绕线得记准尺寸，不能马虎，老太太买一绺线做多少活是有数的。并且教给他怎样挽扣，才能一抻就开。这件事，幸亏王雨田没有看到，才避免了挨一顿训斥，但张秉贵却感到了学买卖之不易，下决心掌握业务技术，向师兄们学包扎、学打算盘。

什么时间学？只能在晚上挤。但他的睡眠时间太少，实在太困了，他想起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外国实行“三八制”，他不敢作此奢望，心想那怕干两个八小时的活，自己有一个八小时休息该多好啊！但现实是严酷的。他每天最多只能得到六小时睡眠，甚至只有四五个小时。

困，是对学徒最重的熬煎。清晨五点多钟起床，手脚不停地忙到深夜十二点以后，甚至一点多钟才能上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的端着饭碗睡着了；有的蹲在厕所里栽倒了。尽管如此，在店堂里还必须强打精神不得流露出倦意。实在支持不住，就到后柜去用凉水洗把脸或冲冲头，再不就暗自拧一下大腿。平时不论谁干着活打盹，师兄兄弟们都会互相提醒一下，以免被掌柜发现。

困，给师兄兄弟带来过灾难。师兄孙骥，晚上十点多钟骑车去崇文门外送货，返回时本应向北走，他却迷迷糊糊地穿过大街向西奔去，直到撞在电线杆上才清醒过来。人摔倒了，胳膊擦破了，自行车也撞坏不能骑了。路静人稀，他爬起来定定神，推着车子步行回店，已经接近十二点钟了。了事掌柜一见，就喝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孙骥不敢实说，只说被人撞了。掌柜的根本不问摔伤情况，却问：



车坏了怎么不叫他赔？孙骥说：把我撞倒他跑了，喊不应也追不上。掌柜的骂了句“窝囊废”，便不再理他了。

困，让师兄弟砸过饭碗。师弟小魏实在困得难忍，偷偷点了支烟想解解乏，恰好被于子寿看见了。这还了得！于掌柜最怕着火，平时连“着”字都忌讳。比如电灯，只能说开着或亮着，如果说“着”着或“着”啦，就算犯了大忌。这一次，于子寿先稳住徒弟说：“抽完吧，可别扔。你到我这儿来！”一进柜房，立刻换了一副凶神恶煞模样，厉声喝道：你给我放火呀！举手就是两个耳光，打得徒弟眼冒金星。于子寿余怒未息，随着打电话把介绍人找来，小魏就被领走了。

掌柜解雇徒弟，是随心所欲的。常常有点小事就找介绍人来。张秉贵的师兄弟被解雇的不少，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早晨起床晚点，被掌柜发现了，解雇；有的力气小，两手各提一桶三十斤的汽油，偶然失手落地一桶，解雇；还有个叫陈洪钧的徒弟，大家喊他的时候，听起来像喊“红军”。于子寿怕惹出麻烦，竟然也被解雇了。

被解雇是徒弟的灾难，不仅是失业，而且往往被人认为没出息，再找事都很费劲。师兄弟被解雇，使张秉贵更加小心翼翼忍气吞声地工作。虽然他对师兄弟深表同情，但对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本质还缺乏认识。掌柜的经常向大家灌输“护柜”思想，张口闭口“咱们柜上”，他也觉得似乎不无道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他感到震惊了。

师弟小刘，父亲已死，孤儿寡母，家境凄凉。他住在朝阳门外，却也同样不准回家。一天晚上，小刘突然患了急腹症，睡下后在床上翻滚，轻声哎哟。了事掌柜听了厉